

蘇州文獻叢書第三輯

王衛平 主編

尤侗集

上

【清】尤 侗 著

楊旭輝 點校



上海古籍出版社

蘇州文獻叢書第三輯

王衛平 主編

尤侗集

上

【清】尤 侗 著

楊旭輝 點校



上海古籍出版社

圖書在版編目(CIP)數據

尤侗集 / (清)尤侗著; 楊旭輝點校. —上海:
上海古籍出版社, 2015.5

(蘇州文獻叢書第三輯)

ISBN 978-7-5325-7259-5

I. ①尤… II. ①尤… ②楊… III. ①古典詩歌—詩
集—中國—清代②古代戲曲—劇本—作品集—中國—清代
IV. ①I214.92

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(2014)第 090509 號

蘇州文獻叢書第三輯

尤 侗 集

(全三冊)

[清]尤侗 著

楊旭輝 點校

上海世紀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
上 海 古 籍 出 版 社

(上海瑞金二路 272 號 郵政編碼 200020)

(1) 網址: www.guji.com.cn

(2) E-mail: guji1@guji.com.cn

(3) 易文網網址: www.ewen.co

上海世紀出版股份有限公司發行中心發行經銷

上海惠頓實業印刷有限公司印刷

開本 890×1240 1/32 印張 63.375 插頁 13 字數 1,550,000

2015 年 5 月第 1 版 2015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數: 1—1,100

ISBN 978-7-5325-7259-5

I·2817 定價: 248.00 元

如有質量問題,請與承印公司聯繫

《蘇州文獻叢書》編纂工作委員會

主任委員 蔡麗新 王鴻聲

副主任委員 繆學爲 陳 嶸

委 員 徐春宏 朱曉平 金德政 張 欣 王衛平
袁勇志 馬衛中 羅時進 王稼句 吳恩培
朱小田

主 編 王衛平

總序

王衛平 羅時進

吳之地域，自遠古形成，至今已有數千乃至萬年歷史。這一歷史的浩瀚川流，混茫遠接，涵演淵深，太湖文化於茲含孕；這片天賜的豐沃皋壤，盡望無際，滿目森茂，江南文明緣此成長；而憑陵高峻，俯瞰川原之古往今來，所映現的又不止是吳地之文化與文明，而是中華民族發展史，人類社會進步史的縮影。

初民遠逝，先賢杳渺。我們無法真正站在歷史的源頭，透過時代的時序去說明什麼，也無法站在其中任一驛站，撫摩當時的現場去顯示什麼。但憑藉前人留給我們的豐富遺產，對吳地的歷史事件、過程、走向、結果都可以做某種程度的考證，做力所能及的還原，而視今探古，唯物以求，也能進行一定意義上的總結。吳文化，正是人們對吳地古往今來一切物質和精神現象的概括、提煉、呈現。她是吳地在漫長的歷史過程中的“人文化成”，即“文”作為一種存在意識和方式“化”入生產、生活、生命而形成的物質和精神的發展成果。

考察吳地“人文化成”的過程，當着眼於地、人、文三者的互動共生的關係。“仰以觀於天文，俯以察於地理”，這在吳文化研究中是非常必要的。自然地理環境在吳地的歷史發展中具有極為重要的意義，是人才與文化產生的土壤。正如陳去病云：“端委化俗文明開，延陵觀樂中原回。四科言氏尚文學，宗風肇起孳胚胎。加以

太湖三萬六千頃，澄泓渟蓄何雄恢。朝鍾夕毓孕靈秀，天然降茲追屈攀宋之奇才。”^①穆彰阿亦謂：“蓋聞文章之事關乎其人之學之養，而其所由極盛而不已者，則非盡其人之學之養爲之，而山川風氣爲之也。江南乃古名勝之區，其分野則上映乎斗牛，其疆域則旁接乎閩越，而又襟長江而帶大河，挺奇峰而出秀巘，故其靈異之氣往往鍾於人而發於文章。”^②正是清明靈秀的地理環境作用於人，方促進了“詩書之澤”、“文獻之邦”的形成，使得唐宋以來，尤其是明清時期，吳地出現了海內千百年從未產生，其他地域環境中也難以復現的人文盛景。這裏不妨看一看嘉靖年間陸師道在《袁永之文集序》中對明代吳中文苑巨匠騰躍景況的描述：

吳自季札、言游而降，代多文士。其在前古，南鐔東箭，地不絕產，家不乏珍，宗工巨人，蓋更僕不能悉數也。至於我朝受命，郡重扶馮，王化所先，英奇瑰傑之才，應運而出，尤特盛於天下。洪武初，高、楊四雋，領袖藝苑。永宣間，王、陳諸公，矩矱詞林。至於英孝之際，徐武功、吳文定、王文恪三公者出，任當鈞冶，主握文柄，天下操觚之士，向風景服，靡然而從之。時則有李太僕貞伯、沈處士啓南、祝通判希哲、楊儀制君謙、都少卿元敬、文待詔徵仲、唐解元伯虎、徐博士昌穀、蔡孔目九達先後繼起，聲景比附，名實彰流，金玉相宣，黼黻並麗，吳下文獻於斯爲盛，彬彬乎不可尚已。正德、嘉靖以來，諸公稍稍凋謝，而後來之秀，則有黃貢士勉之、王太學履吉、陸給事浚明、皇甫僉事子安，皆刻意述作，力追先哲，而袁君永之，寔頡頏其間。^③

① 《陳去病詩文集》卷一《浩歌堂詩鈔》，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，2009年。

② 潘世恩《潘氏科名草》，光緒三年吳縣潘氏燕翼堂刻本。

③ 《袁永之集》，明嘉靖二十六年姑蘇袁氏家刊本。

這是一份“文壇點將錄”，然而才開到明嘉靖中期，已是繁不勝舉了，後來之英哲宗師復有多少？綜觀歷代，豈能盡數！這是值得吳中，即今天蘇州驕傲的成就。對於吳中這一人文盛況，我們應當從吳文化的層面上加以研究。

這一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。吳文化具有歷史的屬性，也有現實的價值。廣袤的吳地，現代的發展與成就，與其過往悠悠的步履跡脈相連。今日萬物生命之根系，存在於歷史的土壤中；當下事物運動之動能，亦由歷史而累積。因此回望吳文化，不但可以建立一種文化自信，也能從傳統中為人們今天所從事的事業，尋求到借鑒與經驗。除此之外尚應看到，吳文化是地域文化，具有鮮明的地方性特點。這種地方性特點，正包含了豐富的地方經驗，她不但是方言音聲、風俗習慣、社會公序等形成的條件，也是在文化層面上與其他地域進行比較、映照的根據。從這一意義上說，研究吳文化，就不僅僅具有某種地方性意義了。她是對吳文化寶庫的建構，也是對民族文化寶庫的豐富。

吳文化研究，可以從不同路徑進行，而最基礎性的工作，當推文獻整理。1918年冬，吳江一批有識之士認識到地方文獻保護的重要，由柳亞子和薛鳳昌發起，成立了“吳江文獻保存會”（又稱“松陵文獻保存會”），其《吳江文獻保存會書目序》曰：

吾吳江地鍾具區之秀，大雅之才，前後相望，振藻揚芬，已非一日。下逮明清，人文尤富，周、袁、沈、葉、朱、徐、吳、潘，風雅相繼，著書滿家，紛紛乎蓋極一時之盛。且也一大家之出，同時必有多數知名之士追隨其間，相與賞奇析疑，更唱迭和；而隔世之後，其風流餘韻，又足使後來之彥聞風興起，沾其膏馥，而雅道於以弗替。用是詞人才子，名溢於縹囊，飛文染翰，

卷盈乎緇帙，斯故我鄉里之光也。^①

松陵一地之文獻尚且如此，蘇州一府文獻之富就更爲洋洋可觀了。“文獻無徵，後生之責。夫責固有之，情更應爾。”因此，我們有必要對吳中文獻做有計劃的整理和研究，在現代學術理念指導下，建構與蘇州文化、經濟、社會發展相適應的文獻庫，作爲儲存吳文獻、發展吳文化的平臺。

兩年前，經江蘇省哲學社會科學領導小組批準，我們蘇州大學建立了江蘇省吳文化研究基地。這是一個面向環太湖地區，面向江南，全面研究吳文化的科研機構。我們擬將吳文化之文獻作爲研究重點之一，而蘇州是吳文化的核心地區，自然希望利用在地研究的條件，首先從蘇州文獻整理入手。蘇州市委、市政府高度重視地方文化建設，對地方文獻整理具有自覺的文化意識，非常支持這項工作，特別設立了專門項目，於是便有了這套蘇州文獻整理研究的系列。

文獻，是一個廣義的概念，古人以經史子集劃分四部，而每一部又有衆多類別。這些類別的著作在蘇州文獻中無不具備，由於各方面條件的限制，我們難以窺其全豹，畢功一役，故叢書擬擇其精華而選，逐步整理面世。而在選擇中尤其注意有代表性，且到目前爲止尚未見整理的著作。古籍整理是一項學術性很强的工作，我們希望盡可能遵循學術規範，精益求精，但一定會不同程度地存在問題，尚望各方面人士給予批評指正，使我們的整理工作不斷走向完善。

（作者王衛平爲江蘇省吳文化研究基地主任、羅時進爲江蘇省吳文化研究基地首席專家）

① 張明觀、黃振業編《柳亞子集外詩文輯存》，上海人民出版社，2011年，第289頁。

前 言

江南尤氏，自宋天禧年間遷居無錫、蘇州，“自宋迄明，簪纓不絕，代有名人”（尤侗《悔庵年譜》卷上），遂稱望族。南宋有著名詩人尤袤，與陸游、楊萬里、范成大並稱“中興四大家”。尤袤之後嗣，有輾轉遷于蘇州之斜塘者，以耕讀世其家。至明末清初，尤侗以全面而傑出的文學才能和成就，被譽為“真才子”、“老名士”，崛起于當時的文壇詩界。尤侗是清初文壇為數不多的文學全才，在詩歌、古文、駢文、詞、戲劇諸方面均有建樹，一生著述豐富，“著書之多，同時毛奇齡外，甚罕其匹”（鄧之誠《清詩紀事初編》卷三）。尤侗的一生，由明入清，歷經萬曆、泰昌、天啓、崇禎、順治、康熙六朝，且交遊廣泛，不僅見證了明清易代的動盪和社會變革，對於此際士風、文風的遷演都有着深切的體驗，這些都較為完整而系統地反映在他的著述之中，這正是我們搜集整理尤侗詩文集之目的和動力之所在。

—

尤侗，字同人，更字展成，中年別號悔庵，晚歲更號艮齋、西堂老人。江蘇長洲（今江蘇蘇州）人。生於萬曆四十六年（1618）四月。其父尤淪為明太學生，終生未仕，在家課子。尤侗自五歲起從業於父、祖，居家讀《四書》，習《易經》。尤侗天資聰穎，以博聞強記聞名鄉里。在家塾讀書，厭時文，慕古學，在館課之外，尤喜讀《老》、《莊》、《離騷》、《史記》、《文選》諸書，間作詩賦，為業師吳世英

稱賞，向人薦譽曰“神童”。

然而，身披“神童”光環的尤侗，卻躓頓科場，屢入場屋，皆鍛羽而歸。崇禎五年（1632），十五歲的尤侗應童子試，不售。直到三年後，補長洲縣弟子員。崇禎十五年（1642），應科試不錄，遺試又不錄。順治二年乙酉（1645），清兵南下，攻佔南京，南中大亂。五月，尤侗奉父母離開蘇州城內新造橋的新宅，避亂於斜塘舊居。八月入城，就試長洲縣學，考取生員，旋即赴南京鄉試，落第而還。直到次年再舉鄉試，方得主司賞識，“以文太奇，乙之，中副榜”（《悔庵年譜》卷上）。其時講究遺民氣節與否，這成為評判士人道德品節的標準。江南地區的輿情將尤侗這樣不斷參加清廷科舉考試者譏諷為“改節”之士，尤侗飽含激憤，作《西山移文》，反譏那些“外談高尚，中熱浮名”者。

這期間讓尤侗更感悲痛的是至交好友湯傳楹的不幸去世。湯傳楹（1620—1644），字卿謀，明末諸生。崇禎九年（1636），尤侗與其訂交，與同里諸子組成文社，詩賦贈答不絕，“社中呼為尤湯，猶之元白、皮陸，以倡和齊名也”（尤侗《亡友湯卿謀墓誌銘》）。和湯傳楹的詩賦唱和，對尤侗早年詩文創作的影響是極為重要的，尤侗在許多詩文作品中都提到這一點，如他在《西堂剩稿自序》中有曰：“予年十五始學為詩，不過俎豆之戲耳，十八游庠，獲交湯子卿謀。卿謀驚才絕艷，援筆便成，予亦步亦趨，倡和不暇。”觀尤、湯二人此間的唱和詩詞之作，多為嗟歎人生蹉跎失志的愁緒。湯傳楹的英年早逝，使尤侗失去了一位志趣相投的知音，哀傷之懷溢於言表：“斯人死，坐看卿輩，誰是知音？”（尤侗《滿庭芳·風雨夜懷卿謀》）縱觀尤侗一生的詩文創作，自始至終都放不下對故人深切的緬懷之情，屢屢在詩文作品中提及其人其事。尤其在湯傳楹去世之後，尤侗不僅為其撫遺孤，還為其蒐集整理遺文，輯錄成《湘中草》六卷，附刻于《尤西堂全集》之後。

順治五年(1648),尤侗再赴省試不第。不久,清廷下詔“拔貢”,凡廩生之中副榜者,皆可至吏部謁選。六年,尤侗遂以丙戌鄉試副榜身份與試,成績優秀,廷試得中第七名,按例當授推官,座主張端、呂崇烈愛其才,建議通過正常的科舉途徑獵取功名,勉以再試。三年之後的秋天,南京秋闈“復不第”,尤侗“捧檄決矣”,遂放棄科舉之追求。

順治九年(1652),清廷依“拔貢”原議,授尤侗永平府(治所在今河北省盧龍縣)推官。永平府在京師之右,故而又稱右北平,是北京通往盛京(今遼寧瀋陽)的必經之地。永平府滿漢雜居,再加上滿洲貴族在此肆意圈佔土地,民族矛盾和階級矛盾比較突出,當地的百姓,尤其是漢人,更是民怨沸騰。尤侗在詩中狀其實況曰:“榆關秋氣老,日色自黃昏。牧馬嘶圈地,行人說戰場。”(尤侗《秋興八首》其八)在其《年譜圖詩》中,詩人更是將這種尖銳的矛盾揭櫫而出:“帝京東走右北平,山海關接三屯營。有令圈田入王府,千里不見農夫耕。莊頭爲主民客作,既受役使加鞭撻。有司聽訟莫誰何,直闖公堂但聲諾。”身爲推官的尤侗,不畏強暴,更不趨炎附勢,對投充人、莊頭依仗滿族貴族的特權爲所欲爲的不法行爲,一一“以法裁之”,誠如其詩中所云:“我來司理太慙生,奪人產業有常刑。搏擊豪強雖未敢,要使滿漢趨平亭。漢人則喜滿人怒,何物書生不知務?”(尤侗《年譜圖詩》)

尤侗曾在衙署的門柱上撰寫楹聯作爲自己做官的箴銘,其聯曰:“推論官評,有公是,有公非,務在揚清激濁;析理刑法,無失入,無失出,期於扶弱鋤強。”在永平推官任上,尤侗“略采民間利弊,條陳二十款”(尤侗《悔庵年譜》卷上),專意於興利除弊。就在此時,尤侗越發深感孤立無援,他在詩詞中常有這樣的喟歎:“天末盧龍道。看數分、山崖聳峙,河流低繞。極望長城烟一抹,但見黃榆白草。又添得、孤魂縹緲。月寒如霜沙似雪,想當年有客傷心早。畫

重出，邊愁稿。短衣自倚高樓嘯。吊西風，一杯殘酒，淚痕多少。漫說明妃出塞苦，不見玉關人老。更減盡、英雄懷抱。剩有琵琶渾不似，倩廬兒彈出涼州調。公莫舞，烏啼了。”（尤侗詞《賀新郎·塞上》）

這樣的官員，注定他的眼睛是往下看的，因而對現實的關注、對民生的眷懷，便成為尤侗這一時期詩歌創作的主旋律。他有一組《賦得絕塞愁時早閉門》詩，對滿洲權貴投充、圈地的殘酷行徑以及貪得無厭的地方官吏進行了鞭撻，正是他們的如狼似虎，纔造成了連年的蕭條、饑荒，其中第一首寫道：“孤竹孤城倚朔風，無端孤客此飄蓬。黃沙吹雨迷班馬，白草粘天驚斷鴻。亭障幾年荒守戍，田廬是處付投充。干戈未已兼饑饉，畫角哀吟落照紅。”

順治十年（1653）、十二年（1655），永平連續發生大水災，糧食歉收，“民多餓死”，尤侗和知府羅芸皋一起，率領屬下賑濟災民。尤侗積極督促“州縣設粥廠飼之”，他自己則“專司其役，遍歷各邑，夜則秤封，日則唱給，奔走閱月，寢食俱廢，不敢告勞也”（尤侗《悔庵年譜》卷上）。面對百姓的饑苦，尤侗甚至還捐出自己微薄的薪俸，用以賑濟災民，並憂心忡忡地感歎道：“可憐五斗米，能飽幾家脾？”（尤侗《捐俸》詩）《苦雨行》、《散米謠》、《紀賑》、《煮粥行》等著名詩篇就作於此時，這些作品真實地再現了清初永平地區的社會實相：“號哭填街巷，穢臭聞堂基。哀哉餓鬼道，形狀同牢隄。”（尤侗《紀賑》）尤侗認為，永平百姓面對的不只有天災，更有因清廷所頒佈的“圈地”、“逃人法”所帶來的種種人禍。在《煮粥行》一詩中，詩人有云：“去年散米數千人，今年煮粥纔數百。去年領米無完衣，今年啜粥見皮骨。去年人壯今年老，去年人衆今年少。爺娘餓死葬荒郊，妻兒賣去遼陽道。小人原有數畝田，前歲盡被滿洲圈。身與莊頭為客作，里長尚索人丁錢。莊頭水滂家亦苦，驅逐傭工出門戶。今朝有粥且充饑，那得年年靠官府？商量欲向異鄉投，攜男抱

女無車牛。縱然跋涉經千里，恐是逃人不肯收。”

順治十三年(1656)春，灤州有投充人邢可仕者，怙勢梗法，欺壓百姓，“因誣告反坐”，監押在獄，尤侗逮治無所縱，杖之三十。尤侗因未按清廷之制，在責罰旗下奴僕之前先行請示，屬於“擅責”，永平的滿洲貴族遂以“擅責投充，例應革職”之名彈劾。尤侗也終因坐撻旗丁，“改降二級調用”。遭受沉重打擊的尤侗深感宦海之兇險，在詩作中無限感慨道：“仕路蒼黃真反復，彈冠襪被同棋局。”(尤侗《長安道》)在憤懣之中，尤侗毅然辭官南還，偕同妻兒返回故里。在《南歸雜詩二十四首》(其五)中，詩人真實地記載了自己的心靈悸動：“遼海風濤惡，邊庭日月昏。豺狼當道怒，魑魅對人尊。莫怨網羅密，猶憐皮骨存。北方不可往，今日爲招魂！”回到蘇州後，尤侗決計自此收心歸隱，自號“悔庵”，並把所居之處改名爲“看雲草堂”，意取杜甫詩意“年過半百不如意，明日看雲還杖藜”。

尤侗不僅把這次罷職的遭遇和憤懣寄寓於詩作，更把內心的不平和委屈，通過雜劇《讀離騷》表現得淋漓盡致。該劇完全是借古人之酒杯遣釋自我內心之塊壘，在劇中，尤侗借屈原之口發出了這樣的呼號：“百年難打破悶乾坤，只兩三行怎吊盡天下愁！”尤侗的戲劇創作，一如其詩，已然成爲他抒臆遣懷、再現社會歷史真相的載體。

順治十四年(1657)，在江南地區爆發了震驚朝野的“科場案”。“科場案”本是滿洲統治者基於穩定新政權而施行的整飭江南士風的政治舉措，其中確不乏如吳兆騫這樣的冤屈者，客觀上，整個事件也確確實實使得晚明以來的科場弊症得以全面曝光。滿腹才華無處施展，又久困場屋的尤侗，聽聞如此情狀，自然是義憤填膺，更勾起了他多年行役蹭蹬的辛酸，遂奮筆疾書，“填南詞，日一齣，齣成歌呼，以酒澆之，匝月而畢，題曰《鈞天樂》，大抵嬉笑怒罵之辭也”(尤侗《悔庵年譜》卷上)。此劇完全是以尤侗自身的科場經歷

爲原型所作的自比、自況之作，其中也不乏當時許多文人士大夫的身影和坎坷經歷，他們飽讀詩書，滿腹經綸，卻在科場考試中“功名不就，家室成虛”，感歎“宇宙茫茫，容身何所”！劇中深刻而尖銳地批判了日漸陳腐的科舉制度，其中有謂：“盜賊縱橫，文章顛倒”，“烏豬生奪將軍俸，綠蟻平分太守封”，“錢神有力，文鬼無權”，“如今考試，要什麼文章，只消暗中摸索”，“由來將相出金銀，丟去文章覽縉紳”，“三年科舉，不是公卿子弟，就是這班不識字秀才金銀買來的”。

尤侗的這部劇本很快受到了世人的追捧，它與另一部揭露科場黑暗的劇本《萬金記》同時上演，舉國震驚，遂引起了最高統治集團的恐慌，順治帝便下詔禁絕這些劇作的演出與流傳。順治十五年（1658），臬司盧慎言派邏者混雜於尤侗家樂演出現場，“即捕優人，拷掠誣服。既得主，將加羅織，且徵賄焉”。尤侗聞訊，急逃至北京，事得寢息。

不久，順治帝恩詔，凡“有因公誣誤者，許自陳開復京師”。在親友的相勸、父親的督促之下，尤侗赴京申訴此前所受到的錯誤處理。爲了洗刷自己在宦途上（主要是永平降職一事）的冤情，四處奔走，備嘗淒苦和人間世態炎涼，他在《獨坐》詩中曰：“獨坐空成咄咄書，追尋往事暗嗟籲。士爲知己死方得，老不如人生亦虛。”在《別長安》一詩中曰：“行人莫唱苦寒曲，前路風霜正日多。”京師之行，最終是毫無結果，“自陳開復”一事也就不了了之。在無比失望之中，尤侗遂於順治十六年南歸蘇州，決計做一名漁樵江渚間的隱士，正如其詩中所說：“只合漁樵老此身，底須辛苦入風塵？”（尤侗《別長安》）

就在尤侗奔走京師，決計退隱前後，順治帝在經筵日講中偶讀到尤侗的文章，譽之曰“真才子”。順治十五年戊戌（1658）秋，翰林學士王熙（字胥庭）在侍講筵次，偶及尤侗的制義（八股文）《怎當他

臨去秋波那一轉》，順治帝讀後親加批點，稱“才子”者再。更命內府文書官購置尤侗詩文集，適尤侗在京師，尋訪使者至旅舍，攜去一冊進呈，深得順治帝賞識。後王熙又將尤侗所作雜劇《讀離騷》進獻，順治帝善之，譽為本朝之《清平調》，命宮中梨園子弟播之管弦，作為宮中雅樂。兩年後，即順治十七年庚子（1660），順治帝又向崑山狀元徐元文問及其師尤侗的境況，諸如出身履歷，元文具以對。又問及“以何事降官？今當補何職？”數得天子之垂詢，尤侗升遷的機會似乎近在咫尺，就連徐元文都在給乃師的信中有曰：“上愛吾師至矣，亟來當有奇遇。”然而，尤侗所面臨的卻是“不召而來，成何出處”（尤侗《悔庵年譜》卷上）這樣的尷尬。雖然尤侗的詩文、傳奇受到過順治帝的青睞，但始終不得徵召。而就在次年，即順治十八年（1661），順治帝之離世，無情地打破了尤侗徵召的希望和夢想。

在鄉居二十餘年的日子裏，尤侗悠游林下，以詩文、戲劇創作為務。繼《鈞天樂》、《讀離騷》諸劇作之後，尤侗又先後創作出《吊琵琶》、《桃花源》、《黑白衛》、《清平調》（又名《李白登科記》）等雜劇作品，成就了順康劇壇上的一位著名戲劇家。在寄情山水，嘯傲林泉中，尤侗廣結詩文同道，其間交遊者有鄒祇謨、王士禛、曹爾堪、宋既庭、梁清標、黃周星、李漁、施閏章、余懷。數年間，尤侗詩、詞、文突飛猛進，聲名日盛，漸成江浙地區遠近聞名的文學大家。

康熙十七年（1678），年過花甲的尤侗迎來了人生的轉折。清廷在大興文字獄的同時，又採用了懷柔政策，加強對江南士紳的整飭。這一年正月，康熙帝仿古制科例，頒佈徵召“博學鴻儒”的詔書，其中有謂：“凡有學行兼優，文詞卓越之人，不論已仕、未仕，在京三品以上及科、道官，在外督、撫、布、按，各舉所知，朕親為錄用。”（《清史稿·選舉志四》）尤侗因才華出眾，聲名遠播，為兵部尚書王熙、工部尚書陳凱永等所舉薦。徵召之書到達蘇州之時，尤侗

曾“固辭”，但是“有司不可，趣之，乃勉辦裝”。六月，與其子尤珍一同赴京，七月入都。赴京不到三月，九月十九日，尤侗接到妻子曹令去世之訃，絕意放棄博學鴻儒試，申請回鄉料理喪事，卻爲吏部所拒。在無比傷痛中，尤侗創作了許多感人肺腑的悼亡詩作，深深地感動當時一起受薦入京應試的江南文士，包括陳維崧、毛奇齡、孫枝蔚在內的很多人都紛紛寫詩寬慰他，這些情真意切的作品後來大多收錄在《哀絃集》中。

康熙十八年(1679)三月一日，康熙帝親臨體仁閣，臨軒命題，一爲四六體《璿璣玉衡賦》，一爲五言二十韻《省躬詩》。在近二百位應試者中，共有五十名文士得中“博學鴻儒”，尤侗名列第二十一名。尤侗授職翰林院檢討，並與其他四十九位“博學鴻儒”一起，奉詔與修《明史》。

雖然尤侗在得中之後作詩有謂：“此身願得如龍馬，躬負圖書獻聖人。”(尤侗《于京集》卷二《御試體仁閣下恭紀》其二)然而，在京城之中，翰林院史官職位卑微，生活貧寒至極，史籍記載曰：“歲支俸銀四十五兩”，“俸米二十二石五斗。”(《大清一統志》卷一《京師》)尤侗有詩詞述其賃屋而居、嚼蔬茹素的清苦情狀曰：“屋頭常聽吹簫發，牀角無處求蒙戎。旅人一寒乃至此，百結何以禦三冬？市上小兒顧我笑，彼何官人此衲衲？”(尤侗《于京集》卷三《敝裘歌》)“吾家老圃東籬下，曾將野菜修譜。但知春韭與秋菘，食齋腸還苦。今領略長安雜俎，黃芽一把和鹽煮，覺入口甘香，似燕趙佳人風致，冷淡如許。君看輦上華筵，金盞玉膾，誰向此君下箸？偏生我輩‘一條冰’，堪作冰壺侶。任嚼出宮商徵羽，只愁面色平分取。卻回思，故鄉味千里，蓴羹惟吾與汝。”(尤侗《百末詞》卷五《霜葉飛·黃芽菜》)

尤侗任職史館，生活之清苦寡淡，修史考辨之艱辛，在此際創作的詩詞作品中時有反映：“旅舍局促僅如拳。”(尤侗《于京集》卷

三《和老杜逼仄行》)“日向金門采藜藿。”(尤侗《于京集》卷二《蔬食歌》),“百結何以禦三冬。”(尤侗《于京集》卷三《敝裘歌》),“幾年苦海浮沉我,何處名山俎豆予?”(尤侗《于京集》卷一《戊午除夕限韻》四首其三)對於這一人生經歷,尤侗在晚年所撰《年譜圖詩》的追憶中有過詳盡的描述:“翰林院前堤堆沙,翰林院裏開南衙。此中職事了無有,惟有文苑稱英華。當今聖人重儒者,詔舉博學宏詞家。令修有明一代史,三百年事紛如麻。不但是非難別白,兼之載記多參差。誰能春秋操筆削,追跡烏傷與金華。賤子濫竽分編纂,目不停下手頻叉。兀兀窮年補百一,辟以尺土填深窪。隄廩橡燭安可得,只餐白飯澆清茶。閑來欠伸循牆走,瀛州亭下看周遮。昔日文安鑿甘井,學士種柏枝槎枒。斯人已往物亦沒,滿庭開落藤蘿花。金蓮銀杏傳盛事,玉堂典故徒咨嗟。汗青頭白古來歎,頽齒豈足勝聲牙?”(尤侗《年譜圖詩·玉堂修史圖》)

然而,這些事情尤侗感覺尚非最爲煩雜,對於清廷入主中原,承明繼統過程中所牽涉的滿漢、夷夏之辨,更讓尤侗及其他幾位“鴻儒”感到極度棘手。同列明史館的施閏章在其《修史議》一文中將其中的困難列爲八條:“考據”、“裁制”、“核實”、“定論”、“門戶”、“牽制”、“忌諱”、“程限”,幾乎所有與修《明史》的文士都清楚,在明清易代不久的當口,以夷夏大防爲代表的種種“忌諱”極爲敏感,也最爲險殆,故而施閏章在文中這樣說道:“蓋文字常伏危機,吹毛動成大戾。”(施閏章《愚山先生文集》卷二十五《修史議》)此外,這些通過殿試破格錄用的“博學鴻儒”們,還要面臨與進士出身的主事、監修等人的鄙夷和傾軋。在這種複雜而微妙的人事關係之中,尤侗深感不自在,他曾在詩中這樣吐露心聲:“吾生苦貧賤,挾書恒斷食。爲農力不任,爲官智不及。”(尤侗《艮齋倦稿詩集》卷二《擬阮步兵一百復一百》其二)

在明史館,尤侗完成了指派的纂修任務,前後分撰列傳三百餘